

WHITE FANG

# 白牙

[美] 杰克·伦敦 / 著

徐朴 卢肖乔 / 译

WHITE FANG

# 白牙

[美] 杰克·伦敦 / 著

徐朴 卢肖乔 / 译

 浙江出版联合集团

 浙江文艺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白牙 / (美) 杰克·伦敦著; 徐朴, 卢肖乔译. — 杭州: 浙江文艺出版社, 2016.3

ISBN 978-7-5339-4377-6

I. ①白… II. ①杰… ②徐… ③卢… III. ①长篇小说—美国—近代 IV. ①I712.4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5) 第 296455 号

责任编辑 朱怡瓴 杨 彬

装帧设计 艺诚文化

责任校对 许红梅

## 白 牙

[美] 杰克·伦敦 著 徐朴 卢肖乔 译

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

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

邮编 310006

网址 [www.zjwycbs.cn](http://www.zjwycbs.cn)

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

制版 杭州兴邦电子印务有限公司

印刷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
开本 880毫米×1230毫米 1/32

印张 7.125

字数 140千

插页 5

印数 00001-10000

版次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3月第1次印刷

书号 ISBN 978-7-5339-4377-6

定价 25.00元(精)

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

(如有印刷质量问题,请寄承印单位调换)

## ■ 目录

第一章 肉 迹 / 001

第二章 母 狼 / 010

第三章 饥饿的哀号 / 023

第四章 求爱者们的战斗 / 034

第五章 洞 穴 / 044

第六章 小灰狼 / 052

第七章 世界之墙 / 058

第八章 食肉法则 / 070

第九章 生火的人 / 076

第十章 束 缚 / 088

第十一章 被孤立的白牙 / 096

第十二章 “神”的行踪 / 101

第十三章 契 约 / 107

第十四章 饥 荒 / 116

第十五章 同类的敌人 / 125

第十六章 疯狂的“神” / 135

第十七章 仇恨统治下 / 144

第十八章 命悬一线 / 150

第十九章 不愿退缩的白牙 / 162

第二十章 亲爱的主人 / 169

第二十一章 远 行 / 183

第二十二章 南 方 / 189

第二十三章 “神”的领地 / 196

第二十四章 同类的呼唤 / 207

第二十五章 沉睡的狼 / 214

译后记 / 223

## 第一章

### 肉 迹

冻住的河流两岸是黑压压的云杉树林。风刚刚吹走树上的白霜。树木似乎东倒西歪地挤在一起，在逐渐暗淡的光里，连成黑魆魆的一片，透着不祥。无边的寂静笼罩着这片土地，荒芜死寂，了无生意。它那么孤单寒冷，不光是透出悲凉的意味。树林里暗含着一种笑意，可这笑意比悲凉还要可怕——犹如斯芬克司的微笑一样阴郁，冷若冰霜，无疑交汇着残酷与无情。这是一种独断专横、不可言传的智慧，永恒的智慧正在嘲笑生命和一切挣扎的徒劳无益。这里是蛮荒无际、冻结心肺、寒冷刺骨的北国。

但是在这片荒野上，确实有生命公然与北国作对。一队狼狗沿着冻住的河流艰难前进。它们硬硬的皮毛上结了冰霜。它们喷出来的热气马上凝结，一团团落在短毛上，形成了冰霰。狗身上都套着皮具，身后拉着由挽绳连着的雪橇。雪橇上没有人。雪橇由厚实的桦树皮制成，一整张贴着地面。雪橇的头部向上卷起，就像纸卷一样，这是为了把前面挤压出来的软软的雪浪压下去。

雪橇上牢牢地绑着一个狭长的方形箱子。虽然雪橇上还有几块毯子、一把斧头、一个咖啡壶、一个平底锅，可最显眼、最占地方的，还是那个狭长的方形箱子。

狗队前面，一个穿了宽宽的雪鞋的男人正在艰难跋涉。雪橇后面，也有一个男人在跋涉。雪橇上的箱子里，躺着第三个男人，他的跋涉已经结束了。荒野征服他、打倒他，打得他动弹不得，无力挣扎。荒野向来不喜欢运动。对它而言，生命是一种冒犯，因为生命就是运动。荒野总想摧毁运动。它冻住河水，使它不能流向大海；它把树汁从树干中榨出，使大树里里外外全被冻住；不过最可怕的是，它总想压服最最有活力的人类，因为人类一直违背它的格言：一切运动终将停止。

可一前一后，两个还没有死的男人依然无所畏惧、不屈不挠地前进着。他们身披鞣皮。他们呼出的水汽在脸颊上、唇上、睫毛上凝结成霜，使他们的脸难以辨认。他们仿佛戴着幽灵的面具，像鬼界幽灵葬礼上的殡葬师。可在这些下面，他们还是人，深入这片荒芜死寂、嘲笑着生命的土地；他们是置身于一场巨大冒险的渺小探险者，与这个像宇宙一样深远的浩瀚世界对抗。这个世界遥远陌生又毫无生气。

他们继续前进，沉默不语，放缓呼吸，节省体力。四面八方的死寂似乎触手可及，压迫着他们，影响他们的思考，就像深水的大气压力影响潜水员的身体；死寂以无边的空旷和不可变更的法则打压他们；死寂把他们打入思想的最深处，像从葡萄里压榨

出葡萄汁一样，把人类灵魂里虚假的热情、兴奋以及过度的自尊全部压榨出来，直到他们发现自己只是渺小有限的尘埃和微粒，凭着一点不高明的狡诈和小小的聪明，活动在强大的自然元素和自然力量的相互作用中。

一个小时过去了，两个小时过去了。没有太阳的白天十分短暂。暗淡的光线渐渐消失，一声微弱的长啸远远传来，在寂静中响起。这啸声突然飞冲云霄，达到最高音后，持续不断，令人心惊胆战。之后，它才慢慢消失。要不是这长啸中带有某种饥肠辘辘和凄惨凶猛的意味，它也许会被误认为是迷失灵魂的哭泣。走在前面的男人转过头，与后面的男人对视了一下。然后，隔着狭长的箱子，他们互相点了点头。

第二声长啸响起，像针一般尖锐，划破了寂静。两个男人寻找着声音的来源。声音来自后方，来自他们刚刚走过的空旷雪地的某处。接着，第三声长啸在第二声长啸的左边响起，这是回应。

“它们在追我们，比尔。”走在前面的男人说。

显然，他说起话来很吃力，声音沙哑，听上去不那么实在。

“猎物快没了，”他的同伴接了话，“我都好多天没看到兔子影儿了。”

之后，他们不再说话，可他们能清楚地听到身后断断续续传来猎食者的长啸。

天黑了。他们在河边扎营，把狗群赶进了桦树丛。棺材放在

火堆边，既当凳子又当桌子。狼狗聚在火堆稍远处，狂吠着在吵架。可它们显然一点儿也不想跑进黑暗里。

“亨利，我觉得它们待得太近了点。” 比尔说。

亨利点点头。他正蹲在火堆边，往咖啡里加冰。他坐到棺材上，开始吃东西。然后，他说话了。

“它们知道在哪里待着安全，” 他说，“比起被吃掉，它们可更喜欢吃东西。这群家伙机灵着呢，哦，这群狗！”

比尔摇摇头：“哦，我不觉得。”

亨利奇怪地看着他：“我还是头一次听你说它们不机灵之类的话呢。”

“亨利，” 比尔嚼着豆子，若有所思，“你有没有注意到，我喂它们吃东西时，它们打起架来了。”

“它们的确比平时争得厉害。” 亨利承认。

“我们有几只狗，亨利？”

“六只。”

“好吧，亨利……” 比尔顿了一下，以显出他下面的话很重要，“亨利，正像我们刚才说的，我们有六只狗。我从包里拿了六条鱼，每只狗一条，亨利，还缺一条鱼。”

“你数错了吧。”

“我们有六只狗，” 比尔冷冷地重申，“我拿出六条鱼。‘独耳’没有鱼，我又从包里拿了一条给它。”

“我们只有六只狗。” 亨利说。

“亨利，”比尔继续说，“我可没说它们都是狗。它们拿走了七条鱼。”

亨利停止咀嚼。透过火堆，他数了数狗。

“可现在只有六只。”他说。

“我刚看到另一只穿过雪地跑开了。”比尔冷冷地、非常果断地声明，“我看到七只。”

亨利非常怜悯地看了他一眼，说：“巴不得这趟旅行早点结束。”

“什么意思？”比尔追问。

“我的意思是我们所受的压力对你的神经产生了一些影响，你开始见鬼了。”

“我也想过这种情形。”比尔神情凝重地回答道，“它跑开时，我还特意看了看雪地，上面竟然有脚印。之后，我又数了数狗，只有六只了。脚印现在还在呢。你要看看吗？我指给你看。”

亨利没有回答，只是默默地嚼着东西。快吃完时，他还喝上最后一杯咖啡。他用手背擦擦嘴，说：

“那么，你觉得它是——”

一声凄厉如泣的长啸在黑暗中响起，打断了他。亨利顿了一下，侧耳细听，然后冲声音的来源处挥挥手，继续刚才的话茬：“——它们中的一只？”

比尔点点头：“哦，要不是别的东西，我真是见鬼了。你也注意到狗闹得很凶了吧？”

长啸接连响起，前后呼应，把寂静变成了一片喧闹。啸声从四面八方响起，狗群恐惧毕露，挤成一团。它们离火堆那么近，毛都有点烤焦了。比尔点起烟斗前，又往火堆里扔了些木头。

“我看你现在有点垂头丧气。”亨利说。

“亨利……”比尔若有所思地吸了几口烟，“亨利，我在想，遇到这种糟糕的情形，他说什么也比你我幸运得多。”

他竖起大拇指，指指屁股下的棺材。

“亨利，你我死后，要是有足够的石子埋我们的尸体，不让狗把我们吃掉，就够幸运的了。”

“可我们跟他不一样，身边没有人，没有钱，没有所有的一切。”亨利接过话茬，“你我都付不起远途丧葬费。”

“我一直在想，亨利，像他这样的人——他在自己的家乡肯定是一个衣食无忧的地主什么的——他干吗来这个连上帝都抛弃的天涯海角碰运气？哦，我实在是搞不懂。”

“要是他待在家乡，应该能活到老死的。”亨利附和。

比尔正要接嘴，却中途改变了主意。他指了指那四处压迫着他们的黑暗。这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中并没有呈现出什么形象，只有一对燃烧的炭火般的眼睛。亨利颌首，示意还有第二双、第三双这样的眼睛。这些泛着凶光的眼睛在营地四周围成一圈，时而移动，时而消失，不一会儿又重新出现。

狗群越来越骚动，突然，恐惧袭来。它们一窝蜂似的冲到火堆边，爬到主人脚边蜷缩着。慌乱中，一只狗被挤翻在火堆里，

碰到了火苗。皮毛烤焦的气味弥漫在空气中，它又惊又痛，发出哀叫。这阵骚乱使那几双不安的眼睛移了移位置，甚至往后退了一点。可狗群安静下来后，它们又不动了。

“亨利，我们快没弹药了，真是倒霉透顶。”

比尔已经抽完烟，正在帮同伴把皮毡和毯子铺到“床”上。这张“床”实际上是他在晚饭前铺在雪地上的一堆桦树枝。亨利咕咕哝哝了几句，开始脱鞋子。

“你刚说我们还剩多少弹药？”亨利问。

“三颗，”比尔回答，“我真希望有三百颗。那样，我就给它们点颜色看看。他妈的！”

比尔生气地冲那几双泛着凶光的眼睛挥了挥拳头，然后小心地把鞋子拿在火堆前烘着。

“但愿这阵寒潮快点过去，”他接着说，“已经连续两个星期零下摄氏五十度了。亨利，要是没来这趟旅行就好了。我不喜欢这天气的样子。不知怎么的，我总觉得不太妙。哦，说起我的愿望，我希望旅程早点结束，你我能在麦克加利要塞的火炉边玩纸牌——我多希望能这样啊。”

亨利哼了一声，钻进了毯子。快睡着时，他被比尔的声音吵醒了。

“嘿，亨利，那只跑进来叼走一条鱼的家伙——为什么狗不攻击它呢？我真想不通。”

“你别去操那份心了，比尔。”亨利睡眼朦胧地回答道，“你

以前可从没这样过。现在，闭嘴，睡觉，明早醒来，你会发现一切都好。你是肚子饿了，才操上那份心的。”

盖着同一张毯子，两个男人并排躺着入睡了，呼吸沉沉。火堆渐渐熄灭，泛着凶光的眼睛缩小了它们的包围圈。狗群害怕地挤成一团。随着其中一双眼睛的逼近，狗群时不时发出示威的叫声。有一次，狗吠声把比尔都吵醒了。他小心翼翼地下了“床”，尽量不吵醒同伴，往火堆里添了些木头。火光渐渐亮起，那几双眼睛往后退了退。比尔不经意地扫了一眼挤成一团的狗群。他揉揉眼睛，又仔细地看了看它们，然后，钻回了毯子里。

“亨利，”他说，“喂，亨利。”

亨利似醒非醒地嘟哝了一声，不高兴地问：“又怎么了？”

“没什么，”比尔说，“只是又变成七只了。我刚刚数了一遍。”

亨利“嗯”了一声，表示听到了。不一会儿，他又打起呼噜，进入了梦乡。

早上，最先醒来的是亨利。他把比尔从床上拖起来。虽然已经六点了，可离天亮还有三个小时。黑暗中，亨利在准备早餐；比尔正在卷起毯子，准备把东西捆在雪橇上。

“嘿，亨利，”比尔突然问，“你说我们有几只狗？”

“六只。”

“错。”比尔得意地宣布。

“又变成七只了？”亨利问。

“不，五只。一只不见了。”

“见鬼了！”亨利气呼呼地骂了一声。他停下手里的活，过去数狗。

“你说对了，比尔，”他说，“肥仔不见了。”

“它一受惊就跑得一溜烟，连个影子都看不到。”

“它逃不了。”亨利说，“一定被它们活活吃掉了。我敢说它一定一边进它们的喉咙，一边还在尖叫。他妈的！”

“它一向很蠢。”比尔说。

“可没有狗蠢到逃走自杀。”亨利用审视的目光扫了一下剩下的几只狗，很快总结出它们各自显著的特点，“我敢打赌，没有一只狗会这么做。”

“这倒也是。就算你拿棍子也没法把它们从火堆边赶开。”比尔附和，“可不管怎样，我早觉得肥仔有点不对头。”

这就是死在北方荒野小径上的一只狗的墓志铭——比许多狗、许多人的都要短一点。

## 第二章

### 母 狼

比尔和亨利吃完早饭，把少量的扎营装备绑到雪橇上，转身离开熊熊燃烧的火堆，走进了黑暗中。异常凄凉的号叫马上又响起了——这号叫穿透黑暗和寒冷，此起彼伏，不绝于耳。谈话声停止了。九点，天才开始亮起来。正午，南边的天空变暖，玫瑰色一片，标示出挡在正午太阳和北方旷野之间的地壳突出部分。可这玫瑰色很快就消退了。白天灰蒙蒙的光拖延到下午三点就消失了，北极的夜幕又降临这片孤独死寂的大地。

随着黑暗降临，左右两边和后边狼的号叫声越来越近——近到好几次正在跋涉的狗群中引起恐慌，使他们顿时乱成一团。

又一次这样的受惊过去后，比尔说：

“我真希望它们去别处猎食，离我们远远的。”

“它们真让人伤脑筋。”亨利也有同感。

之后，他们沉默无语，直到扎好营。

亨利弯腰往沸腾的豆子里加冰时，被一记沉重的打击声、比

尔的惊呼声，以及狗群里传出来的痛苦的尖叫声吓了一跳。他猛地一下站了起来，看见一个模糊的影子跑过雪地，消失在茫茫夜色中。之后，他看见比尔站在狗群里，既有点得意扬扬，又有点垂头丧气。比尔一只手拿着一根粗木棍，另一只手倒拎半条晒干的三文鱼。

“它抢走了半条鱼，” 比尔说，“可我狠狠地打了它一下。你有没有听到它的尖叫声？”

“它长什么样子？” 亨利问。

“看不太清楚。可它有四条腿，有嘴有毛，和别的狗没什么两样。”

“我估计肯定是头家养过的狼。”

“管它是野狼还是家养的狼！它在我喂狗的时候跑过来，抢走了半条鱼。”

那个晚上，亨利和比尔在饭后坐在棺材上抽烟。泛着凶光的眼睛组成的包围圈靠得比以前更近了。

“我真希望突然出现一群麋鹿什么的，这样它们就会离我们而去，跑得远远的。” 比尔说。

亨利并不完全同意地“嗯”了一声。此后的十五分钟，他们就静静地坐着。亨利盯着火堆，比尔则盯着火光之外的黑暗之中如煤炭般燃烧的眼睛。

“我真希望我们现在进了麦克加利堡。” 比尔又开始说话了。

“闭嘴，收起你的希望和牢骚吧。” 亨利发火了，“你的胃发

酸了，这才是你烦恼的根源。喝一勺苏打水吧，你的心情就会变好，我跟你在一起也会开心得多。”

第二天早上，亨利被比尔气鼓鼓的咒骂声吵醒。他用胳膊支起身子，看见他的同伴站在添了木柴的火堆边的狗群里。他举着双臂，不停地骂脏话，气得连脸都变了形。

“嗨！”亨利喊了一声，“怎么了？”

“蛙仔不见了。”比尔说。

“什么？”

“我告诉你，蛙仔它不见了。”

亨利“噌”的一声跳出毛毯，走到狗群前。他仔细地数了数狗，然后跟他的同伴一起咒骂荒野的力量又夺走了他们的一只狗。

“蛙仔可是狗群里最强壮的。”比尔最后说。

“而且它也不傻。”亨利加了一句。这就是这两天里记下的第二段墓志铭。

他们闷头吃完早餐，给剩下的四只狗套上雪橇，重复前几天做的事情。两个男人一言不发，在这冰冻世界的地面上跋涉。身后那些看不见的猎食者号叫不断，除此之外，只有死寂一片。夜幕快降临的傍晚时分，猎食者习惯性地靠拢，号叫声更响了。狗群激动起来，造成恐慌，弄乱了挽绳，使得两个男人更加垂头丧气。

“行了，你们这群蠢蛋只配这样。”夜色中，比尔做完他的工作，笔直地站在那里，很满意地说。